

四庫全書

集部

攻媿集卷二十七

宋 樓鑰 撰

奏議 西掖奏稾

繳泉州吳淨黨罪案

臣比緣承乏暫攝西掖刑房之事職所當書人命所繫尤當加謹嘗攷近歲所斷過四百餘人非不欲求以生之而奏案所言愚民犯法多其自取不敢輕有論奏臣

聞之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經者常也殺人者死法之常也殺人而不死是失之不常也聖人初無意于庇有罪之人而使死者銜冤也特以罪有可疑者可以殺可以無殺殺之則恐其無辜不殺則失之不常寧失之而不忍其不辜而死也國家列聖仁厚凡大辟刑名疑慮情理可憫皆許奏裁率從寬貸國祚靈長比其大者竊詳泉州百姓吳淨黨之事本州見以疑慮具奏以臣觀之亦幾于可憫者矣臣請舉

其大略而言之吳淨黨雖非良善之人然其所犯止因
已醉而求酒旣無殺人之心又初不操殺人之器許應
遂惡其穢語先以木扁擔赶打寨中明淨黨黨勢迫見
有木柄鐵齒爬拏急把起爬拏以枕背打許應遂額中
心一下血出倒地再以爬拏木枕背打左邊肋下虛處
扇骨上一下傷重于辜限内身死爬拏旣非殺人之具
又當夜分之時穢語初無切害許應遂先以木扁檐趕
打偶有爬拏而取擊之止于二下遂致重傷原其本心

非是允惡寘之死地罪有可疑欲望聖慈體大舜惟輕之仁廣列聖好生之德矜愚民之無知察所犯之非故特下刑寺重別定斷儻蒙寬貸亦必杖脊配流或加遠惡足以償死者之冤矣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行

小貼子臣詳攷本州奏案許應遂被打之時妻阿曾弟許應明同蘇穗奴扶策許應遂于煮糖竈前坐向火炙救蘇穗奴等依舊打糖則可見當時亦不以為重傷況本州具奏有云原其所犯本無殺意若便行

正斷竊恐不中有此疑慮檢準淳熙敕大辟刑名疑
慮奏裁則是本州亦以為疑竊恐難以正斷伏祈睿
照

繳刑部劄子 朝散大夫守宗正少卿兼權刑部侍郎鄭汝諧劄子三省同奉聖旨依

臣竊見在法大辟情法相當之人合申提刑司詳覆依
法斷遣其有刑名疑慮情理可憫屍不經驗殺人無證
見四者皆許奏裁此本朝累聖仁厚之至紹興以來凡
奏裁者必貸見今所行屍不經驗殺人無證佐而奏案

中情理分明者皆自依斷必委提刑親臨察其無寃而後處決不以其奏裁而幸免也其刑名疑慮情理可憫者又皆詳酌罪犯或貸或不貸亦非盡從輕典也年來死罪日報思欲澄源正本以幾刑措而未有以為策今忽奉前項指揮臣再三紬繹雖是申嚴舊法欲革淹延之弊深恐未易施行敢因其言條列如後

一謂州郡之吏慮申提刑司未免有財賄之費徑以聞之于朝廷提刑司亦利其安靜無事不惟不復詰問間

有申詳覆者亦疏下州郡使之奏聞臣竊以為未然提刑以提點一路刑獄為職州郡詳覆而本司之吏利于受賄此當責之提刑非之之弊也當有以禁止之豈可縱而不問若以為提刑司之吏利于詳覆之有得則所謂利其安靜間有詳覆亦疏下州郡使之奏聞者官耶吏耶以為吏則彼方利詳覆之財賄而疏下者非其所利也以為官則亦當以此責之提刑别議申飭可也

一謂刑名初無疑慮情理初無可憫類皆飾為辭說而

以數百幅之案牘上干九重之聽覽中書之務不清都司之事日積刑部疲于擬議棘寺困于約法臣竊以為未然初無疑慮可憫飾為辭說者蓋有之矣然求之于古用刑之際寧過于詳毋過于簡故王制曰成獄辭史以告于正正以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以告于王王命三告參聽之三公復以告于王王三又然後制刑蓋如此其詳唐制諸州斷死罪雖非疑慮各三覆奏亦不以為繁也今奏案之上九重亦惟以視其成而已中書

之務不清恐不專為此若都司刑部棘寺則職專在此為此言者恐未免于憚煩之譏

一謂諸州因禁以候奏案之下淹延日久其閒證佐牽聯之人或監或繫多有死于疾病飢餓者豈不傷聖世欽恤之仁而上奸天地至和之氣臣以為此論誠美矣奏案之稽留以至淹延誠為大患是當別議措置如此令一行州郡承風觀望鍛鍊周內或至移情就法茍免駁糾徑從詳覆處斷鮮以上聞殺人愈多傷欽恤之仁

奸至和之氣必有甚于今日兼恐囚無生路翻異愈繁淹延愈甚囚繫愈多矣

一謂欲乞明降指揮應諸州不當奏之事而輒奏者其當職官吏悉坐不應奏而奏之法朝廷知其難行旣以貼去而改之云今後應諸州軍勘鞫公事如罪犯委有疑惑情理可憫者方許奏裁其有情法相當所犯初無疑慮者令逕申提刑司詳覆斷遣施行臣以為議者固以必不可行而改者亦未應如此行下蓋二者自有見

行條法不待申言言之先後意有重輕必欲申嚴若曰情法相當者申提刑司詳覆依法斷遣其委有疑惑情理可憫者方許奏裁則其辭尚緩或別議戒諭則可若今所降臣愚實恐州郡妄希風旨奏裁之案日少詳覆而斷者益衆雖都司刑寺之事簡而殺人愈多此臣所以寒心也

一謂自此敢有違戾者必罰無赦又小貼子內稱間有將贓賍低估價錢止作四貫七八百文以應賍不滿之

條若此等類乞今後許從刑部㸃對將官吏取旨施行臣竊以為尤非也漢景帝之詔曰獄疑者讞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有令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為失政恐人之畏罪而不讞故以此誘之今而曰必罰無赦則誰敢讞乎近蓋嘗以讞之不當而罰檢法之官論者固已深慮而况此明禁之乎㡳估價錢者取旨施行則今後必多贓濫之人尤非臣所敢聞也竊觀自古書傳所載惟務寛宥如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之類不一而足矧

祖宗以來惟恐有司不以寃獄上聞大中祥符六年真宗以外郡斷獄有疑及情理可憫者避大理駁糾不即申奏詔令申提點刑獄官覆實具案附驛以奏聞付大理寺詳覆取旨天聖四年仁宗詔自今大辟案情理可憫而刑名疑慮者更不申提點刑獄官竝具案聞奏如無枉濫情弊更不駁勘未聞有使之不讞者也

右前件所陳上瀆天聽罪在不赦竊以為今日斷獄既未有澄源正本長策使斯民之無犯莫若且仍舊貫無

事改作深恐講之未詳反致已甚拳拳納忠不敢愛身臣非好為立異利害所在職所當言不容緘黙伏望聖慈詳察寢罷上件指揮實為天下幸甚所有錄黄臣未敢書行

繳皇后宅恩澤李孝純等奏合得恩澤一十八名尚有八名乞依安恭皇后宅體例施行

臣仰惟皇后母儀天下所得恩數自有故事然司封格法但載大禮恩澤數目其冊寶推恩止係特降指揮大

率國家循例等事有其舉之莫可廢也有其廢之莫可
舉也皇后冊寶親屬推恩舊得二十五人隆興二年因
臣寮申請特減七八此安恭皇后之例也至淳熙三年
壽成皇后自以別無承受之人于十八人中又乞減省
遂又減八人紹興元年皇后受冊先得旨應照淳熙三
年以前條例及有司別具前後體例以聞得旨與十人
仰見陛下遵守家法莫敢舉之之意今因李孝純等陳
乞卻復八人雖比之舊制仍少七人正合安恭皇后之

例然已經淳熙三年減作十名及紹興元年特旨裁定而今日又復增添在陛下崇尚恭儉之時不宜有此如聖意以李氏三位子孫數多俯循其請乞降睿旨所添八人止許奏本宗親如此則既不失恩厚又有樽節不致汎溢已甚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行

繳林大中辭免權吏部郎除直寶文閣事與郡同給事中尤袤

臣等聞之蘇軾上書于神宗其論存紀綱曰建隆以來

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趋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鋭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内重之弊也又曰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奮揚風采消委之餘即豪傑有所不能振起此天下之至論也仰惟陛下隆寛盡下和顔受言而臺諫之臣相繼去國者已多侍御史林大中任言責者三年餘矣最蒙

眷注言聽諫行前因論事除吏部侍郎雖去言職遂正
從班人皆以為陛下賞之也辭免一再除職與郡大中
以書生起家陛下拔擢至此在大中之分足矣而臣等
猶敢有言者非為一大中也為臺諫事體惜也非止為
臺諫事體也為國家惜紀綱之地也大中論一少卿亦
不知所言之詳而同日與郡陛下既以為權侍臣矣而
僅一直寶文閣天下傳聞必以為朝廷以言罪人乃與
所論之人俱坐汰斥實傷國體且虧仁厚之政近年臺

諫風采日消正賴陛下主張使之振作以強主威以尊
朝廷以讋姦邪以沮僥倖言脫于口應之如響中外竦
動紀綱自張不然則所損甚多來者亦不可為矣公議
皆賴陛下選大中言職或留之論思獻納之班度今事
勢大中義難復留敢望聖慈念祖宗之深意鑒蘇軾之
至論詳察事體無令言者與被論者同日而去施行稍
有次第使得從容引退優禮以遣之養臣下敢言之氣
全國家退臣之禮猶足以示四方儻陛下慨然感悟曲

留其行則臣等幸甚過望士大夫感悦奮勵孰不思罄竭以圖報哉所有録黄臣等未敢書行

繳皇后宅門客親屬補官皇后歸謁家廟親屬推恩數内門客蔣孝曾親屬張孝詵霍淵霍溥白身補官

臣比者以李孝純等陳乞還給皇后恩澤八名嘗具繳奏乞將所添八名止許奏本宗親奉御筆特與書行臣伏而思之雖比之壽成皇后添比八人然正合安恭皇后之例臣亦不敢固執即已施行近者伏覩皇后歸謁

家廟一行推恩給事中論駮蒙陛下曲從其言仰見聖
主化由近始中宫以義制私朝政清明中外悅服近來
親屬推恩雖人數比舊為多然出自宸斷裁節橫恩大
率略盡臣輩尚復何言仰惟陛下從善如流千載一遇
詎敢失職以負聖明如李孝純孝友轉行右武郎臣亦
不復論列命婦加封親屬轉官悉當書行惟是門客蔣
孝曾白身補將仕郎親屬張景詵霍淵霍溥白身補承
信郎求之故事既無比例比之衆人最為太優蓋白身

補官豈是細事官冗已甚不應開此倖門前此止以李氏子孫親屬衆多特旨放行恩澤張景詵霍淵霍溥既是親屬即合于所添八名恩澤内補官庶免又于十八名之外别添三人反過安恭皇后之例若門客則無補官之例尤不當僥冒補授欲望睿旨令親屬三人于所添八名内奏補仍追寢將孝曾補將仕郎指揮或與免文觧一次實為允當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行

攻媿集卷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玫瑰集卷二十八至三十

詳校官右中允臣薩　敏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牛稔文

謄録監生臣范廷驊

謄録監生臣黄　㟳

攻媿集卷二十八

宋　樓鑰　撰

奏議　西掖奏槀

繳潘景珪差知平江府

臣仰惟陛下不忘潛䆠之舊念景珪家食之久授以大藩本無不可兼景珪屢試劇郡節用明法未嘗有不善于民惟是近歲洊致煩言倍費君上保全之賜王畿輔

邦吳門最大而起于散地而遽得之必至公論籍籍恐非所以愛之也士大夫茍無大過清朝不忍終棄矧如景珪付以一州自可辦治而臣猶以為言葢恐未允公議終難區處欲望聖慈改畀以次州郡俟其治績稍見以序陞遷不過少遲歲月人亦無得而言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行

繳劉焯監司差遣 聖旨首議禁戢私錢今已見效依舊與監司差遣

臣與劉焯初不相聞知第聞其為人頗有志于事功故

朝廷任以邊郡權為淮漕然以前年禁私鐵錢之事觀之則知其人非善于處事者也兩淮鐵錢私鑄太甚浸淫入于内郡合行措置禁戢人雖以為私憂然無敢以身任其事者朝廷以衆言下之漕司煒自任其事故一以委之然而慮之不審處之不詳行一切之令而欲去積年之弊當時公私兵民行商坐賈雖貧富多寡之不同苟蓄一錢則望一錢之用而煒為之太遽徒以片紙出令使盡失其平一路騷然無不怨憤愁苦其不致生

事者特天幸耳是後倍費朝廷調䕶為之遣使為之集議始則降官㑹終則給交子紛紜乆之中外寒心僅得少定至今追咎未已猶未有以為乆乆之計識者方且憂之雖得私錢粗息所傷已多是何異㧞小兒之齒齒雖得脫而兒殆矣如此處事誰則不能若非朝廷改圖幾無以善其後方是時煒亦倉皇無策幸而罷歸得以苟免尚足以為功乎陛下若念其為國任事其志可憐前日之擾非始謀所及不忍廢棄則可耳今忽有旨以

其首議禁戢私錢今已見效依舊與監司差遣若反以為功而賞之者誠恐此命一出必致大駭物論亦無以謝淮甸之人臣雖甚愚知其必不可行故不敢以仇怨為憚冒昧奏陳欲望睿慈寢罷上件指揮少俟事體平息録之未晚臣數犯天威罪在不赦惟陛下原貸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行

繳陳峴差知靖江府

臣竊惟國家之待士大夫亦厚矣雖有過愆陷于罪籍

未嘗終棄遐以歲月多扶拭而用之此朝廷之至恩也然亦當視其人之如何彼雖有廢放之歎我則有民社之重平時既無善狀而又貪黷太甚者自不應復以民社畀之而況師藩乎峴之處家醜聲甚彰棄妻之訟人憤其寃峴之居官汙聲尤著帥蜀之跡最不可揜前後章疏指陳實事臣不敢復論頃除鄂渚守臣公議尚且不容隨即寢罷桂林重鎮控制南方非有才具不足以應事機非有廉節不足以服遠民其可使峴居之乎間

廢雖久衆尚齗齗臣若不言亦必有論之者欲望聖聰寢新命于未行之時别選良牧以鎮撫二十五州之民庶使士夫知畏公議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行

繳鄭汝諧除權吏部侍郎

臣伏見四月二十七日鄭汝諧除權吏部侍郎二十八日給事中黄裳繳奏五月二日黄裳除兵部侍郎于是汝諧與裳俱不就職因仍不决遂至踰月臣下罔測聖意所在令三月三日始有前項指揮臣竊惟給舍臺諫

紀綱風采日以振作則朝廷益尊寢以消彌則廉陛陵夷蓋紀綱者陛下之紀綱風采者國家之風采必頼陛下主張然後可為故自來中外之臣所以畏朝廷者以其有給舍臺諫也所以畏給舍臺諫者蓋以尊朝廷也故非才而得美官無故而求横恩者皆惴惴然不敢自安始則曰給舍肯故過否一聞臺諫奏事則又曰不至及我否累朝以來務謹重此選使人不肅而嚴蓋未有如今日不振者也況所貴於士夫者為其能存廉耻侍

從之官又士大夫所屬望以為表率也小大之臣一聞給舍臺諫語及姓名不當辯說是非即合奉身而去脫有不當公論固存不惟伸言者之氣正以增朝廷之嚴臣不敢更引古義只以近事明之淳熙二年莫濟以祕書監兼權中書舍人因司諫湯邦彥論韓彥古職名事後有貼黃云初除職名後省失於繳駁莫濟自念前在後省曾經書行皇恐引咎即求補外壽皇謂輔臣曰濟何故求去輔臣以實對壽皇即取入文字揭去貼黃而

後出濟終不敢復留壽皇亦聽其去人皆以濟為賢而服壽皇之重言路也是時習熟見聞亦不以為異事近日一二士夫明見臺諫推彈乃敢睥睨復留名為引退實有覬望强愎之氣反出言路之上汨喪廉恥取笑朝野不得已而後去言者又與之俱是以風采摧頹無復氣燄汝諧士人也一聞袞有繳駮即已出城待命一再入奏力求外補固已深知事體不復可留陛下雖使就職汝諧必畏公議不敢效尤彼莫濟初無姓名在白

簡中推迹其故猶自引去矧汝諧親為黄裳繳論何顔復就從列黄裳已蒙陛下眷留臣不敢復論然終以不得其言而奪封駮之矣而汝諧秋毫不動儼然居職事理顛倒公論不平亦何以表率朝列宣示中外流傳四方重取譏訕雖欲以職事自見亦無以為容矣臣愚欲望睿慈重紀綱風采之地全士夫廉恥之道許其補外以正事之體度汝諧未敢就職必再辭免而從之則陛下退人以禮汝諧處身有義君臣之際頗為得體實

天下幸甚臣誠不肖攝事西掖泯默憒憒寢食不安正以事未經申不論奏今而不言則為失職是敢不避斧鉞昌賁愚忠伏惟陛下深察早賜處分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行

繳鄭汝諧第二狀

臣今月初三日準録黄鄭汝諧日下赴部供職初四日嘗具奏繳至今未蒙處分初七日再準録黄鄭汝諧辭免乞祠禄或一郡奉御筆依已降指揮供職臣幺麽攝

承西掖以論駁為職言語拙訥不足以動天聽汝諧之奏既勤陛下親灑宸翰必是已蒙省覽其言曰自叨除命之後凡三遭省官論奏其意不過欲正國家之事體而存給舍之紀綱是其言可聽者一也又曰論事者罷被論者留不惟事體不順而紀綱幾于盡廢是其言可聽者二也又曰自始被命至今已四十日矣有合區處施行之事不為不多乃以一小除目閱日已久何必留臣以啟多事之原是其言可聽者三也其說皆與臣言

暗合以此猶知人情本不相遠此天下之公言也況黄裳一經繳奏陛下察其難以竝在從列故處以王府舊職而汝諧之命謝深甫繳之臣又論之矣汝諧必知難以竝立深甫與臣又當如黄裳之引去自此一有論奏則先危其身向來猶得與之俱去去非臣子之所憚與之俱去事已可駭今則論事者罷被論者留臺諫給舍不復可為雖具其官而職盡廢其何以為國乎陛下若徇其請付以外郡以靖朝列在陛下一舉手之頃耳朝

廷則可以正紀綱振風采汝諧則可以全去就知廉恥
上下兩得之矣近來事緒日出論駁日至煩瀆聖聽皆
非得已陛下本務安靜而滋益多事臣愚不避萬死伏
望聖慈採之公論付之無心刻印銷印惟是之從使朝
廷肅然是非別白實為幸甚不然恐紛紛未已徒駭觀
聽無益也所有鄭汝諧供職指揮乞特其一爾欲望先
賜宸斷俯從所乞他日如欲用之亦未為晚上項錄黃
臣未敢書行

繳鄭汝諧第三狀

臣備數左史誤蒙聖恩兼攝西掖比因鄭汝諧除吏部侍郎曾經給舍繳奏之後得旨令日下供職繼又準御筆批汝諧乞祠劄子臣兩具繳奏未承處分又蒙宣諭書行臣以愚戇固執不敢奉詔伏念臣以么麼小臣區區抗論實非有他正為朝廷維持紀綱庶幾後省猶有官守然自知荒陋之文不足以立雷霆之下朝夕俟命靡遑寧處今茲再降指揮仰窺聖意以汝諧為有才故

排羣議而用之萬鈞勢重罪無可逃三諫不從臣可以
去不敢更有繳奏但以上件録黄難以書行臣亦無顔
復玷朝列謹具奏聞見今居家俟命伏望聖慈將臣早
賜罷黜庶免久妨賢路冒犯宸嚴臣下情無任惶懼戰
慄之至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行

繳給還陳源産業什告告劄

臣竊惟陳源近除內侍省押班後有繳奏蒙陛下採納
雖許其趨走于禁中而外廷之議獲伸告命不給俸禄

不支仰見皇明洞燭足使近習屏氣今來忽有指揮給還物產臣亟取會數目除追納及賣過外所餘不多若不必深較然事體所關則有不可陳源罪惡貫盈死有餘辜幸蒙寛宥復備使令陛下既已伸外廷之議而復還其已沒之物產則賞罰近于無章矣且其前後賜賚及其侵盜其數不貲今其所餘田産不滿萬緡雜物稱是又多不可售之物舉以與之豈惟不足以示恩適所以啓寵納侮且小人無厭之求其勢未必遽止臣愚欲

望聖慈追寢上件指揮以絶姦萌不勝幸甚所有錄黄

臣未敢書行

繳封樁庫取金銀

臣竊惟祖宗置内藏庫蓋以乘輿服用之餘别儲以備

邊費壽皇置封樁庫亦欲蓄于無事之時以為有事之

用非若前代瓊林大盈專以為私藏而輕費也故累朝

惟聞時出内藏以補有司之不給借用或至百萬償還

不足往往貰之未嘗無故反取外帑以實之也高宗皇

帝嘗曰祖宗儲積内帑本以備邊陲緩急之用此真陛下所當取法也今日比祖宗時事力不及十之三四專仰東南以立國取已竭澤矣州縣困乏田里憔悴重以去年水旱所在饑荒江上流殍盈路往來皆能言之聖慈力加賑恤所濟無幾二麥未熟可為寒心當今别無生財之道惟頼陛下身履恭儉愛惜財用禁戢貪暴檢柅姦弊尤恐不給而竊聞内庭宴飲無時費用無度内帑所積支用不貲既不領于有司無從知其虚實然觀

屢降指揮多取樁錢物則所謂當亦不妄臣職分戸房每見宣取數多實為驚懼葢今日民財竭盡既不在民則當在官而經費既不可減用之又如此不節封樁家計所儲正自不多若如此支用又將竭矣内帑既虚封樁所竭國將奈何古者無三年之蓄猶曰國非其國而況虚竭如此豈細故哉臣職當論奏正以每降指揮必以恭奉三宫為名故臣子不敢有言然而外議籍籍謂所取之錢多為内廷浮費不過支散樂工賜予近幸日

甚一日如此以江海實漏卮山林供野燒豈有紀極哉州縣上煎下迫不惟民不堪命吏不得息縣既不可為州亦無少寬監司例被督責版曹日憂不足椎剥疲民取其膏血百十之逋動遭鞭撻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豈不可痛哉今月十三日連有兩項録黄其一曰令封樁庫支銀八萬兩會子二十萬貫赴内藏庫供納恭奉壽聖隆慈備福皇太后尊壽皇聖帝壽成皇后使用陛下自正月一日行慶壽禮之後至今未曾再駕内

外方日夜望鳴蹕之行既欲以錢糧為恭謁之用臣敢不書行又一日得旨令于封樁庫取金二萬兩銀五萬兩内藏庫送納此項實為無名之費一日兩指揮前者則為奉重親之用猶為有名如後一項則為不可府庫陛下之府庫微臣安敢方命誠願聖慈惻然興念毋以生民膏血供無涯之費以固邦本以保宗社夫二萬之金五萬之銀在陛下富貴之極視之若不多以民間計之不知為中人幾家之產細民幾萬之資州縣取之于

民不知用多少荅箠竭多少資産輟多少衣食而後得此故拳拳為陛下言之望俯鑒愚衷收還詺旨務為節儉以益聖德以寛民力實天下幸甚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行

繳萬鍾除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

臣仰惟陛下即位以來求賢是急收召人物布滿班行是以政事雖有闕遺而紀綱不到隳紊茲忽聞萬鍾為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人已甚駭臣尤不逞鍾之為人

臣所深識性資浮薄舉止輕儇少有不檢之名老無自
艾之意世居京邑日偶賤倡至今市井之間咸知姓字
凡曰縉紳之彦鮮與交游重玷臺評難逃物議頃方屏
處俄報名還何緣受知不使置散言者强顏就職固已
可羞鐘乃先期入朝如恐不及復居卿列尚曰舊人謬
廁從班實汙清選但工諂謔何以當吏筆之嚴僅習歌
調何以代王言之重斷然不可衆所共知豈微臣視樊
噲恥與為伍將有正士問元稹適從何來若陛下必用

萬鍾則孤蹤謹避三舍議已出口安可同寅詞不逮心姑陳大概敢祈睿斷函寢誤恩況茲西掖之司下房最冗身當衆怨力拒斜封今欲使斯人在官是先與羣小為地亟伸繳奏仰冀聽從重干天威恭俟嚴譴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行

攻媿集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攻媿集卷二十九

宋 樓鑰 撰

奏議 瑣闥 奏言

繳馮輔之等轉官 改易製造頭冠法服等並皆精緻幹辦御藥院馮輔之黃鑑吳思忠李唐卿各轉一官內馮輔之吳思忠遥郡上轉行黃鑑階官上轉行李唐卿轉行遥郡

臣仰惟陛下即位之初憂勤抑畏臣子奉職朝廷清明海內欣快雖水潦為災歲事壞于垂成而人心不恐者

以政事紀綱之可恃也茲奉聖旨以御藥院改易製造頭冠法服依淳熙十六年體例幹辦御藥院四人並特與轉行一官臣誤蒙陛下擢寘瑣闥不敢不以愚忠仰圖報効臣竊惟歷代人主或出于幼沖不知爵賞之可重或强愎自用不以法制為當守又以嗜慾荒惑不能自克則左右近習之人乘時肆志引例破法惟其所欲外庭不能支吾則攀援僥倖馴致亂階者多矣陛下誕膺丕圖人心翕然詔書所至危疑之情即日晝定葢知

陛下仁孝素著而務學爲急習熟世故親履時變反覆
史傳之得失洞知小人之情狀無酒色之娛絕器玩之
好專欲親近儒生講論經理此不世出之主也所望超
然遠覽削去弊蠹排抑僥倖振起紀綱惟祖宗故典是
遵惟天下公議是取則太平之期可望今即位纔及兩
月而已復容受欺罔遽出橫恩以塞無厭之欲其何以
示天下夫人主恃以立臣民之上者以紀綱爲急橫恩
一出則是斜封墨敕自壞紀綱陛下心所備知目所親

見凡可鑒可戒之事皆當深思切慮力自振拔豈應因仍舊例以黷初政近年以來每遇如此指揮臣僚無不繳駁率蒙依奏後雖製造頭冠法服轉行之入亦以繳奏終于回授而況于改易者乎今來馮輔之吳思忠並係武功大夫遙郡團練使若于遙郡上轉行則皆為防禦使黃鑑見係武功大夫遙郡承宣使若與階官上轉行則為橫行右武大夫李唐卿見係武功大夫若與轉行遙郡則為刺史夫武臣至于武功大夫則為止法正

如文臣之中大大夫也武臣大夫實歴七周年用七舉主始轉横行非有功效顯著不帶遥郡如文臣不為侍從不得為大中大夫二者皆有累數十年而不遷終身而不得轉凡有恩賞正許回授此一定之法也臣愚欲望睿斷將上項改易頭冠法服賞各與轉一官其礙正法人竝與依條回授以昭名器之重以示天下之公以窒僥倖之門以光初政之大不勝幸甚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行

繳隨龍講官等轉官

臣竊惟陛下龍飛御天凡舊日攀附之人均轉官資誠未為過但以國家官穴至此已極而六年之間兩遇覃霈爵賞益濫嘗攷隨龍恩例在祖宗時止轉一官多不過兩官正緣高宗立國于擾攘之時一行官吏自元帥府執覊靮于萬死一生之中故南京即阼之初隨龍人竝轉四官壽皇朝雖轉四官然兩官係用建儲恩併轉非專為覃恩也太上皇朝四官之賞葢是失于契勘陛

下不以位為樂不得已而後受臣于彭龜年黄由沈有
開同在後省見其引義力辭其言至切心甚服之臣愚
欲望睿斷檢照祖宗之舊典裁節近年之横恩酌為中
制使隨龍講官各轉兩官曾任藩邸講堂官各轉一官
以成舊僚辭寵之賢以示陛下不敢自卂于祖父之意
天下幸甚臣冒昧進言不避紊煩所有録黄臣未敢書
讀

繳戴勲除知閤門事

臣仰惟陛下龍飛御天潛藩舊人際千齡之會無不有攀附之幸矧如勲者服勞五年職為內知聖心記存擢而用之誠未為過然初除帶御器械臣僚以員數已足恐其濫額以啓倖門嘗具繳奏今奉使方歸自言閤門舍人今既故除既合辭罷乞祠禄而遽以知閤處之則為過矣始八月中臣寮之奏欲少俟他日有闕以須成命得旨依已降指揮則是除目已定又曰候有闕日供職則陛下所以處之者可謂詳盡矣今乃猥以員數已

足欲從朝廷乞一外祠而遂得知閤雖曰不要君臣不信也竊見壽皇即位之初龍大淵曹覿在潛邸尤久亦止除御帶至次年春閤大淵自樞密院副都承旨覿自御帶俱為知閤時金安節周必大相與繳論甚切且謂二人攀附雖舊過此以往事君之日甚長儻其謹畏有加何患身不富貴奉聖旨罷劇就閑宜允衆論尚慈回繳可特依奏大淵別與差遣覿依舊帶御器械一時君臣之間如此其盛然猶其進不已恃寵弄權寖預政事

貽害甚多太上皇初年譙熙載姜特立徑除知閤無有論者公議深以為惜然猶是太子春坊又非內知之比如勲本是士人素被眷知使事甫畢且當退靜以俟君命不應遽有此舉上則以御帶為未足下則欲乞外祠以徼取其所欲如探囊然若遽以知閤處之則陛下之官非惟不足以厲世摩鈍亦不足以慰滿左右之意臣實憂之欲望睿慈深察愚忠追寢新命今譙令雍既以持服未可仕宦勲則當用八月十九日聖旨候有闕日

供職或恐聖意念其未有職守即乞如吴炎依蔡必勝
例權差候有闕日撥填庶得允當所有録黄臣未敢書
讀
繳閤禮張宗尹特與隨龍恩數
臣竊見前項指揮頗駭觀聽臣非敢故為煩瀆實以隨
龍恩數自來無有特與之法一開特與之門恐恩倖援
來者無已陛下必有難處者伏覩淳熙十六年三月十
七日聖旨隨龍講官承受官可各轉四官以承受官廁

于隨龍之數已非今典然猶不至如今日特與恩數之濫是時承受官係劉慶祖以無官可轉已于吏部陳乞回授今來閤門禮張宗尹若果係承授潛邸奏報兩殿文字陛下念其有勞欲與以恩數乞照淳熙十六年指揮施行庶免開特與隨龍恩數之門以塞後來攀援之路不為小補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讀

繳隨龍人轉官并王俠等八人恩數

臣近者論奏隨龍講官及曾任藩邸講堂官轉官事乞

酌為中制講官各轉兩官曾任講堂官各轉一官得旨依奏仰見陛下虛心應物從善如流臣不勝感涕有君如此何忍有懷而不言尋奉聖旨隨龍官吏諸色人軍兵等開具職位姓名可各轉四官資白身人與補保義郎曾經藩邸應奉人可各轉四官資等臣緣未知前項講官處分未敢論奏今又准今月十日指揮依已得指揮官吏諸色人等轉官補官應千恩數等並依淳熙十六年體例臣僚繳奏數內王佽八人十四日得旨王佽

等內有官人轉兩官白身人與補承信郎陛下之不私舊人足以示大公于天下然臣猶未有盡其愚須至再瀆天聽臣前奏謂隨龍恩例在祖宗時止轉一官多不過兩官正緣高宗立國于擾攘之時一行官吏自元帥府執羈靮于萬死一生之中故南京即阼之初隨龍人竝轉四官等事其理甚明今講官及曾任講堂官已蒙陛下依奏減半推恩則隨龍官例諸色人霍汝翼王德謙以下各與轉兩官白身人補承信郎曾任藩邸應奉

人各與轉一官其王俠等一體照曾經藩邸應奉人推
恩則事體輕重與講官等一體實為允當陛下在位統
業以天下為憂身率以正無敢不服累年横恩至此裁
定天下必當稱誦聖明自此抑僥倖振紀綱惟聖意所
尚朝政清明此其本也臣職在封駮苟有管見不敢避
仇怨而負天子伏惟陛下裁赦所有錄黄臣未敢書讀
繳鄭熈等免罪後省看詳臨安府進士鄭熈等連三上書所言無禮奉聖旨並免罪
臣竊惟陛下即位之初下詔求言章交公車來者甚衆

後省被旨看詳雖未能徧其間議論剴切有補于政者
猶未暇一一奏聞若鄭熙輩上書再三言寖不遜所乞
幸建康事尤無足採得旨免罪仰見聖主寛宏之度然
臣又有愚見不得不以奏聞古語有之狂夫之言聖人
擇焉以言求人曾未聞有所襃表而遽有免罪之旨不
可以家諭戶曉必有輕議于下者況士人上書亦間有
無稽之言甚于此者欲望聖慈葢之如天若此等人一
切容之萬一有伏闕邀駕等事自有常規寘之有司以

旨赦之庶全國體若因看詳而免罪臣等受謗而不足道恐非所以廣陛下之盛德也臣一日之間屢有論奏實非得已自非賜以矜察臣實無所逃罪如鄭熙等果有不遜之心免罪之後亦不能禁其妄發不若寢而不問靜以待之臣懐不自已犯分瀆煩無任戰懼之至所有錄黄臣未敢書讀

繳蔣介除右監門衛中郎將

臣竊惟古者侍御僕從罔匪正人其選擇之嚴不徒取

其勇力也近時環衛官閤門帶御器械等即取武勇之士又參以才諝韜略文學之人誠有古意此國家之美事也如介以右科發身人物議論足以備環衛之列久在閤門得郡遠去陛下親擢稱此選臣亦喜朝廷用人之當除目之下即已書行徐玫員額則尚有可議伏見初置環衛官以來三十餘年矣元以十員為額實精其選內以嚴侍衛之職外以示將帥之儲今十員已足而又除介以介之才收置于員外無不可者特以遵選人

才之地比門不可遽開一開此門權倖貴要便將攀援而進予援茍濫則名器愈輕不可不慮也臣愚欲望聖慈別賜處分庶免攀援僥倖寖壞成法所有右監門衛中郎將録黄臣未敢書讀

繳李讓名試閤門舍人

臣竊惟武臣之名試閤門舍人與文臣名試館職無異必其人物才業足以厭服衆論不可以輕予也李顯忠稱號名將而有孫能以文學自好嘗名薦書陛下寵以

名試宜矣臣初不知譏何等人攷其家世乃知其父師顔曾任建康府統制于紹熙四年七月十一日乞致仕如此則譏之服父喪方踰小祥猶在服制中也在法小使臣遭父母喪只給假百日本非令典近方有臣僚論奏議更此法見今看詳況本法自有願持服之文正所以待孝子也譏為小使臣固可用百日之制矣嘗獲文解則是願為士人而不持父母喪可乎未除而經營名試欲玷清選則是冒哀求仕尤法之所不容也欲望睿

斷追寢成命勒令歸持父喪俟服滿而後從仕觀其見
識凡下亦不足以辱名試之寵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讀

繳劉詢帶行遥刺

臣照對劉詢兩任簿書官合轉兩官酬賞得旨依劉堯
咨趙友仁例特與轉行遥郡刺史臣竊攷之劉堯咨淳
熙六年以武功大夫奉使回程特授榮州刺史則是以
奉使恩而轉遥郡非以簿書之賞也至八年始以簿書
任滿賞特授忠州團練使趙友仁淳熙四年以在殿陛

日久應奉有勞將兩任簿書任滿轉兩官恩例特與轉行遥郡刺史此詢所引之例也臣攷之成法武功大夫為武臣止法今來雖有趙友仁例緣友仁係在淳熙四年至淳熙十六年太上皇帝即位之初所降指揮並不許以泛賞遷轉止依條法施行自此以後凡所以泛賞引例轉遥郡横行者皆許繳駁或吏部執奏終于回授而後已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寢罷劉詢帶行遥刺指揮令與依條回授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讀

繳王涇等放令逐便

臣伏覩上件指揮竊惟陛下聖孝仰奉三宮以涇等皆醫官舊人故許逐便以備使令然四人之貶罪有輕重未易以一概論也方高宗升遐之初涇追兩官勒停一千里外州軍編管馬希古追兩官勒停五百里外編管後省臣僚獨論涇之罪不容誅以其輕脫縱肆所用之藥不依方書不隨病證率意自任致此禍變人人憤鬱恨不食其肉罪大責輕縱未置死地乞斷配以副衆心

有旨王涇追毁出身以來文字特決脊杖二十刺面配千里外牢城收管紹興三年正月指揮周昭應奉醫藥不謹除名追毁出身以來文字刺配瓊州牢城永不放還臣愚竊謂壽皇盡孝執禮不勝創鉅痛深之心故處涇之罪僅恕其死而已太上皇帝之怒周昭行遣之人多知其故含怒蓄憤以致違豫者久之竄之海外聖意可知在今日雖經赦宥不應遽使之齒于平民臣以為馬希古尚可恕也王涇周昭之罪不可恕也欲望睿旨

將王涇周昭逐便指揮特賜追寢毋致失刑以累初政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繳醫官鄭至達改風科入內內宿

臣聞有國有家者立法之制使有司守之有司不能守則君上當治其廢法之罪若徇一夫之請越法自便有司能執法守而上之人反欲以一時指揮而廢法開僥倖之門以來無涯之請則法令俱成無用矣醫雖曰伎然先王之所甚重矧國家禁廷之所用上奉三宮所宜

精擇元豐之法選保試補其制甚嚴政和少變宣和又申嚴之俾竝依元豐法雖奉特旨傳宣宣押等仰醫局執奏不行可謂詳盡矣臣在後省所當遵執實緣年來繳奏多急于大者而以此等猶為細事亦間有書行自知其非今朝政清明凡僥倖廢法之事遇之輒論陛下俯從如響則在臣尤不敢忽所有鄭至達特改風科與差入內内宿其于法制不可行者二而事體之大不可者一臣敢陳之揆以宣和執奏之法一不可也又乾道

三年指揮内宿風科醫官以二員爲額見今溢額入且令依舊今後竝不作闕差人二不可也是二不可者翰林院醫官局能執奏以爲不可而聖旨特依今來指揮則是臣所謂有司能執法守而上之人反欲以一時指揮而廢法此于事體所繫尤重自此茍有勢援之人皆視法令爲甚輕悉以特旨衝之則舊法幾于無用矣此臣所謂事體之大者也臣不識鄭至達爲何人伎藝之精否攷之案牘則累經繳奏淳熙十二年爲德壽宮醫

官有勞特與免試驗供職差人內內宿淳熙十三年又為醫藥有勞差充德壽宮祗應皆為醫官局執奏奉聖旨特依今來指揮皆為臣僚繳奏而罷不知懲創又圖特旨以破舊法則其人頑狡可知況內宿風科醫官既以二員為額目今已有員至達又在三人之外又開大方脈以七員為額正緣干求不止已是濫額數員可見冗濫今若不行止遏恐來者不已是醫官局能執法守而舊法日以寖廢臣等反失其職矣是以冒昧歷歷言

之欲望睿斷追寢特旨庶使僥倖攀援之人自此帖息不勝幸甚所有錄黄臣未敢書讀

繳謝淵請給全支本色

臣仰惟陛下奉承三宮惟恐不能順適聖意然法制之設所以公天下而共守之有不可踰者知閤謝淵爲皇太后親弟請給依韓侂胄例特與依祿給全支本色有以見陛下奉祖后之意然真俸之支則有不可𠯁壞𠯁琚同爲太皇太后親姪同爲檢校少保節度使可謂事

體至切矣然吳璞之請真俸已久無有議者而吳琚之請太上皇為之降旨則黄裳以給事中力陳者三四陛下為之降旨則黄由以攝給事中又至于再三論奏而後止疑若有甚異者無他璞在紹興元年十月指揮之前而琚在指揮之後者指揮既定之後若又開此門則戚里攀援何時而已兩朝聖明終允其奏韓侂胄之真俸以淳熙十五年十一月降旨正與吳璞事體一同謝淵之請切似吳琚臣是以不容不論欲望聖慈收寢前

項內批指揮自後若不係南班隨龍統兵戰守之人以真俸為請者一切以定制絕之既以杜僥倖之門于節用之政不為小補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繳傅昌朝改差幹辦皇城司

臣竊惟皇城司之職不為輕選臣不知傅昌朝為何人第以名簿籍攷之淳熙十年天申聖節皇后合得蔭補恩澤將一名回授與本閤進奉白身傅昌朝補承信郎昌朝所謂之官雖元係親屬恩澤而補官之日明言以

親屬恩澤回授與主管進奉之人即顯得本非親屬而主管進奉止係一時非泛補授故頃以親屬賞典轉官先經之部先示後有給舍繳駮皆謂依元降指揮止合轉至訓武郎止不曾施行至今年七月二十七日指揮云皇太后親姪女夫傅昌朝偶用本殿捧香恩澤補官特與依親屬補授出官施行見今吏部申明朝廷未曾轉行武翼郎夫覃恩轉官以千萬數獨昌朝未得放行蓋其出身猶未明白也若止是一時非泛出身其得閤

職已是過當難以遽當皇城司之選況昌朝見待幹辦軍頭司猶未赴上臣愚欲望聖慈收上前項皇城司除目俟朝廷取見出身明白放行本人轉過武翼郎然後授之未為晚也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繳李氏等依宮人例支破請給成國信國崇國三夫人李氏等係太上皇后親屬依宮人例支請

臣竊惟國家賦祿俱有條式不可紊也紹興元年士㰅妻梁氏支給臣僚繳奏謂一命婦之謂給事體雖若細

儌然倖門一開攀援者衆蟻穴之不塞可以潰隄遂蒙寢罷夫以士歆爲宗室大老其妻一有干請猶爲之遽止今無故而給三人尤爲無名吴珺爲太皇太后之親姪謝淵爲皇太后之親弟其請支真俸陛下不以私害公悉從繳奏而止李氏三人因緣戚里不從夫爵得授國封已爲幸矣若更依宫人禄式則例支破諸般請給僥冒益甚檢照内國夫人例一人每嵗約計錢近二千緡銀一百五十兩米四十五石綾一百二十五疋羅三

十餘疋絹六百疋綿四百兩況一日而併與三人其蠹耗可知陛下恭儉節用為天下先中外方且冀望裁抑內庭用度以紓國力若遽開倖門自此攀援日至何以杜絕臣愚欲望聖慈收還上項指揮以塞戚里無厭之請實為幸甚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讀

攻媿集卷二十九

攻媿集卷三十

宋　樓鑰　撰

奏議（瑣闥 惷言）

繳朱熹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

臣仰惟仁宗皇帝聖度如天御史唐介以言事得罪貶春州别駕明日中悔命改英州已處之善地矣又明日用其言罷文彦博而遣中使護介之行未幾遂復召用

此所以為慶歷之盛臣觀陛下容納直言改過不吝無愧仁皇朱熹始除宫祠深駭觀聽物論紛紛已而聞仍次對之旨則知聖意之已回臣寮繳奏又加寶文之職而與州郡則聖意又愈釋然矣臣雖已論奏茲益進其愚陛下本以閔其耆老當此甚寒不欲使之立講欲望聖慈授以内祠仍令修史少俟春和復還講筵如此則君臣之道終始周盡熹之難進易退陛下素知顧豈以加職為寵惟陛下待以恩意亟使留行進之以禮則熹

雖已去猶未出晝可以留矣臣苟有愚見不敢不盡伏
冀垂聽而採用之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繳祧廟事 御史中丞謝深甫等奏集議祧廟事乞且從禮官第一次陳請奉聖旨恭依

臣竊惟宗廟重事非可輕議雖議禮之家古稱聚訟然在上之人所以擇之者如何爾凡事固當從衆要以不專視議者之衆寡惟其是而已矣本朝自開國以來立四親廟之後凡宗廟之事據經守正本無可議治平末年英宗祔廟僖祖親盡遷之夾室而順祖遂居第一室

天下無可議者蓋僖祖之遷夾室于禮爲順太廟者宋之太廟非以第一室爲主也自王安石異論奉僖祖已遷之主復入第一室正東嚮而議論始紛紛至今神宗祔廟翼祖遂遷亦禮之宜也蔡京用事專務紹述熙寧之政又唱九廟之制復奉翼祖已遷之主入廟當時詔書明言自我作古可見無所經據若太祖東嚮之議自熙寧以來議者不知其幾至陛下而始定甚盛舉也此事既定遂又議僖祖宣祖祧主所歸攷之于禮經計之

以治平故事止合並遷夾室如順祖翼祖之制正緣熙寧之後推尊僖祖已久又紛然有不當使僖祖下祔子孫之說故衆議中制取唐柳冕之言創為別廟二事皆已得聖旨恭依矣豈應更有異議比聞朱熹曾入文字未蒙降出臣輩無由辨正是否忽又得旨恭依臺諫之奏且從禮官第一次陳請則是止祧宣祖而祔孝宗所謂太祖東嚮之禮又復寢而不行臣實惶駭竊謂如此重事陛下再降旨恭依今忽以數語而改之行之四方

實惑衆聽臣未深辨欲望降出朱熹劄子庶見得有所據依者何事果能使中外心悦而誠服則改之未晚若如今日所行則宗廟重事議已定而復揺重事反輕非所以示中外如臣淺陋何足以預議大事苟有所見不敢以畏避而不言伏惟陛下裁赦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讀

再繳李氏等依宫人請給

臣近者繳奏李氏國夫人三人請給事伏準御筆可依

皇太后妹嘉國夫人例特與書行仰見陛下尊奉太上
皇后念三女兄之意故有上項指揮臣豈應不承威命
竊惟封駁之地以出納為職君命之出從而出之豈不
順便惟知其不可而納之是為舉職況一事之僥倖從
之亦未甚害所可慮者倖門一開便以為例援例而進
得之者不以為恩不得者遂以為怨此喉舌之地所以
必爭正恐其攀援而不已也嘉國夫人淳熈四年初支
俸給一時有司失于爭執開此倖門李氏三人遂援此

例初失于一今有其三三人既行則後之攀援者又不知其幾凡曰后族姊妹得之則凡弟之婦援之凡弟之子婦又將援之不知何時而已乎況今日國力甚屈不惟不可以望承平之時比之紹興既不可及雖欲比之淳熙比之紹熙亦不大殊今歲遭壽皇之大喪待金國之信使固已不勝其費而天時如此救荒不暇朝廷傾貲以為民民之受實惠者無緣得徧饑疫可指日而俟盜賊所在而萌芽凜乎可懼之時陛下惟當躬率儉素

横恩濫予損之又損猶恐不逮安可聽戚里之無厭援不得當之舊例不思以義斷恩如此之類侵尋不已何以善後臣是以輙忘忌諱再瀆天聰伏望聖慈終賜寢罷如聖意深念從毋毋寧别予之財太上皇帝以吳琚不得真俸遂賜之錢庶可全肺腑之恩而不廢天下之法更取聖裁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讀

繳毛伯益轉行遥刺

臣仰惟陛下嗣服之初愛惜名器間有出于左右求請

或竝緣賞典或引用近例或出于三宫之親屬苟戾于法有司執奏無不垂聽故朝廷清明可望治效近有李革以應奉有勞由副尉而轉承信郎亦不可不論正以事體至微不敢瀆冒天聽今忽來有上項指揮毛伯益者知其為内侍不知有何因緣直以職事宣勞理宜優異與轉遥郡刺史實駭公論夫以内侍甚衆遥郡至嚴有以賞典等事遷轉者猶不可行指揮再三終于回授而況全無來歷内庭趨走安得言勞便擧使令豈應優

異若此門一開凡有無厭之求陛下遽與施行而臣等
又不能繳奏則遙郡不已便圖正任正任不已廉車留
務以致節鉞何厭之有如此則祖宗之法度朝廷之紀
綱將遂蕩然何以為國自來內侍求請遷轉屢經繳駁
皆有一二可言蓋未有如今日指揮僥濫太甚臣是以
尤不得不論欲望聖斷追寢上件指揮推究伯益無故
僥求上罔聖聰之罪特賜黜責以懲其餘庶幾自此可
以少戢此曹不致過有踰分之請實為幸甚所有錄黃

臣未敢書讀

繳重華宮官吏諸色人等及五年推恩轉官

臣仰惟陛下欽事三宮務盡孝道重華宮一行官吏等人用德壽宮故事服勞五年例轉一官資前此方以推恩爲遲今幸舉行故典本不當有言然臣有愚見如醫官及礙止法人二項不容不論醫官久饕廩祿竊取寵榮本是庸人僥倖在選壽皇違豫之久中外日伺脉狀以候康復而其詞不倫固已憂慮一旦彌留無不憤痛

雖其罪不至如王涇之甚亦以一時多事未嘗明正典刑六月二十三日奉太皇太后聖旨醫官大方脉蔚仲堅郭儀李九齡瘡腫科王懋陳世安口齒科俞時雍竝罷重華宮祗應此葢太皇太后明知其醫藥狀而至仁覆露不欲加罪止從罷遣後至八月間因臺官論奏郭儀李九齡蔚仲堅輩庸繆之罪其言某輩則非止此三人也尋得旨僅降三入者一官未幾至十月初王良佐李九齡郭儀又以應奉太上皇帝醫藥有勞而轉官矣

其僥倖已甚皆不復論其于重華醫藥失職如此不至嚴譴已為厚幸安得一例皆與轉官之賞乎其醫官已經降官及罷祗應之人乞更不推恩武臣及內侍等礙止法人數目不少若盡與轉行實為太濫乞引乾道二年之制隱下後來即次指揮致有今日施行欲乞並照淳熙八年七月指揮回授其指揮使以下礙止法人亦乞照前項指揮依條施行其他人數猥衆宮掖事嚴臣不能一一究知其顯然可論者如此欲望明照三省樞

密院及所屬曹部照應逐次指揮及臣所奏二項事理仔細開具施行庶幾實有勞效者不至遺失僥濫太甚者稍得樽節其于愛惜名器之朝不為小補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讀

繳陸彥端將覃恩並解帶各轉一官恩例特與階官上轉行一官

臣待罪東臺論奏固多皆是為陛下愛惜名器節省財用排抑僥倖以存國家之紀綱若礙止法人或轉横行

或轉遷刺二事尤當固執一失職守來者無窮不可復為矣陸彥端事太上皇帝為隨龍人衆所知以隨龍之故超授官爵不為少矣若縱其無厭之求則何時而已耶比者太上皇后歸謁家廟彥端于武功大夫併轉遙郡兩宮臣寮繳奏三次以一時人衆太上皇帝聖旨其他礙止法等人竝從所請時令與三人者轉行彥端其一也是以一日隨行之勞而轉與二十年磨勘之官矣去年八月又以睿思殿內東門司等歷過日月并使人

到闕等泛賞乞于邊郡上轉行後省察見其月日皆是重疊引用繳奏三次乞令吏部契勘年月遂寢而不行今又有此請夫覃恩轉官解帶轉官使其不礙止法則當循序而進何待特旨正以二者皆是泛賞礙止法入不可用故疊以二者冒干天聽又欲于階官上轉行則是以礙止法不可用之賞而轉右武大夫其為壞祖宗成法尤甚臣是以不得不論欲望聖斷察其情狀追寢上件指揮庶使退聽且以塞後來無窮之請臣載惟陛

下初政猶未及半仁恩隆寬左右近習戚里之衆干請恩倖瀆紊聖聽動勞特旨臣愚駁論雖荷矜從更乞奮威斷擇其干請太甚者有以懲戒之則朝廷益清紀綱不紊尤為幸甚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讀

繳成立帶行遙刺御前忠佐成立該登寶位合轉四官内兩資轉馬步軍都軍頭外兩資轉特與帶行遙郡刺史諸般請給等竝依周興體例支賜

臣竊惟國家名器之重在今日尤宜謹守引例破法之弊在今日尤宜痛革臣待罪瑣闥頃者屢有駁奏不敢

顧恤仰惟陛下恭垂明聽從善如流近來方得小定忽
準前項指揮又不容已者御前忠佐止有六資曰步軍
副都軍頭馬軍副都軍頭步軍都軍頭馬軍都軍頭馬
步軍副都軍頭馬步軍都軍頭六資之外無法可以選
補其轉行遥郡刺史者蓋横恩也武臣轉至武功大夫
為止法非有軍功等不許轉行而況此乎歷攷太上皇
帝在位六年放行忠佐轉官者才二人然皆有迹可攷
周興以馬軍都軍頭轉行尤在紹興二年七月是時太

上皇帝即位已三年矣至十月又以陸安爲之中書後省繳奏而止紹熙三年四月又有指揮又以門下後省繳奏而止且以周興之轉行是有司失于執奏者直至紹熙四年再與而再繳至勤御筆以其久在潛邸應奉有勞特與轉遥刺時方多事因遂放行葢亦三經繳奏不得已而後行非苟然得之也今可援爲例乎況陸安在太上潛藩隨龍應奉餘三十年録其久勞猶艱難如此陛下既位未久若成立引例破法六資猶未曾轉滿

逕以四資之恩超授遙刺則今之為忠佐者又援此例而進不可遽止名器愈濫矣陸安援周興之例止言請給而不及大禮支賜進狀下戶部本部執奏而不行今成立破法所乞指揮則又全備以此知祈恩僥倖之人宛轉攀援無時而已欲望聖斷特賜詳酌其以兩資轉至馬步軍都軍頭者法也則令有司照條格施行其餘兩資則與寢罷塞僥門而守舊法實為允當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再繳成立帶行遥刺

臣近者繳奏隨龍御前忠佐成立帶行遥郡刺史奉聖旨兩該隨龍可特與書行天威所臨即合承命然詳究事體輕重寧受一夫之怨不敢廢陛下紀綱寧被方命之罪不敢變有司法守也陛下明知帶行遥郡刺史為侥倖又知兩朝隨龍忠佐人衆恐開倖門以成立兩該隨龍故令特與書行庶使餘人退聽臣略攷之太上皇帝隨龍人有兵級八十八人内吴翊等十餘人又在陛

下隨龍人數如此則未問其餘名色只就成立本等人數內兩該隨龍已有十餘人若成立帶行則此十餘人者必將援例而進不若杜之于初則來者自然絕望一開其端僥求日滋縱之則名器愈輕賜予益濫止之則或得或否不惟無以服其心多方營求不與不已煩凟天聽陛下將自厭之臣愚欲望睿斷寢罷上件指揮以塞僥倖之路況陛下即位未久如此等事但當一切止絕若初年不難于發端後省不得而繳論誠恐國家爵

賞有限不足以塞此曹無窮之請為害愈甚矣所有錄黄臣未敢書讀

繳韓侂胄轉一官彭龜年除職與郡同中書舍人林大中〇韓侂胄轉一官依所乞除在京宫觀彭龜年除焕章閣待制與郡

臣等今月初九日竊聞吏部侍郎彭龜年内殿奏事退而居家待罪不知其由已而又聞知閤門事韓侂胄見求祠禄方有傳聞謂龜年論侂胄甚切故皆不自安然而不知所論者何事也今有上項指揮則知傳聞之不

謬龜年以侍郎得次對與郡侂胄觧闇門及都承旨職事轉一官内祠有以見陛下之處事不失一偏然臣等愚忠猶有當言者陛下自在嘉邸耆禮僚舊一旦龍飛不惟寵以爵秩延見訪問幾無虛日天下不以為私而服陛下好賢篤舊之德不謂三數月間所謂五人者黄裳遽成長往黄由尋遭外艱沈有開陳傅良相繼論罷惟龜年一人猶在從列經筵又其賦性伉直論事不回尤蒙眷獎必其懷不自已盡言無隱今又去之則陛下

之舊察無遺不惟傷伐木之義而四方謂其以盡言得罪尤害政體此臣等所以重惜也知閤門事及都承旨皆武臣之高選陛下不難于佽冑之罷可謂英斷然次對不過在外之職序位反下于貳卿廉車之升留務則寵之已至況一去一留恩意不同去者遂遠不復得侍左右留者既曰內祠則召見無時終不能遠人言籍籍尚以為不平臣等欲望睿慈更加詳處或留龜年于經筵則可以不失講讀之舊若其不然則命佽冑以外祠

或予以外任事體適平人亦無可言者如龜年之賢陛下素知顧豈遂將終棄後日名用正自未晚然目前處事貴于得宜臣等誠恐指揮一出難于反汗故敢罄竭愚慮以俟採擇所有錄黃臣等未敢書讀

再繳韓侂胄彭龜年聖旨彭龜年除職與郡已是優異韓侂胄初無過尤屢求閒退罷職奉祠亦不為過竝依已降指揮

臣等昨繳論彭龜年韓侂胄事得旨令竝依已降指揮施行臣等何敢不承君命然二人者事既相關須當適

平龜年以真侍郎除職與郡若以為優異則佖冑之轉承宣使非優異乎若謂佖冑初無過尤則龜年論事乃出于愛君之誠心不顧其身以進忠言豈為過乎臣等區區不敢更留龜年在龜年進退之義亦不可復留但直臣去國公議為之歎息恐自此無敢有為陛下出力論事者矣龜年既以決去佖冑難以獨留欲望聖慈俯從臣等所奏予佖冑以外任或奉外祠以均事體以慰公議不勝幸甚再犯天威無任震懼伏惟陛下裁幸所

有錄黃臣等未敢書讀

攻媿集卷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攻媿集卷三十一至三十三

詳校官右中允臣薩 敏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牛稔文

謄録監生臣錢萬卷

謄録監生臣范廷驊

攻媿集卷三十一

宋 樓鑰 撰

狀劄

知温州舉胡宗應賢良科狀

右某伏覩本州士人胡宗左朝散郎袞之孫修職郎序之子家世業儒自少穎悟誦書屬文隨見輒解臣乾道七年為本州教授蚤已見其不凡去此十餘年聞其學

問日進有聲上庠茲叨假守首訪人物而邦人又咸言宗習應制舉詞業已就因見其書蓋學有師承文無蹈襲博攷經傳有志于斯文參驗古今將期于世用且其資禀温良家居孝友表裏無玷言行俱優可謂儒林之俊彦聖世之英才臣謹遵奉詔書保舉堪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于貢舉條制並無違礙今具本人所習詞業策論合五十篇謹繕寫成八卷目録一卷繳進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除中書舍人舉莫光朝自代狀

右臣伏覩迪功郎臨安府鹽官縣尉莫光朝粹純無玷廉介自將種學績文足為後來之秀臣今舉以自代

舉楊簡劉仲光狀

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令侍從兩省臺諫各舉通亮公清不植黨與曾任知縣人二名者右臣伏覩奉議郎知饒州樂平縣事楊簡學問深淳操行介潔議論堅正皆有本原愛民之政著于劇邑是臣鄉人素為畏友非敢

私薦公論所推朝請郎監登聞鼓院劉仲光純粹而能剛疏通而有立曾知隆興府奉新縣甚有政聲次歴福州通判又有闗決之譽此二人者實可應通亮公清不植黨與之選

除給事中舉高似孫自代狀

右臣伏見文林郎紹興府會稽縣主簿高似孫夙有俊聲能傳家學詞章敏贍吏道通明臣今舉以自代

舉宗室伯洙師津狀

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比來宗室在朝者少可命兩省臺諫侍從各舉有文學器識者二人以備選擇者右臣伏覩朝請大夫前知處州趙伯洙少登世科退然儒雅操守素堅政事中和若蒙擢寘朝行可以素率宗盟春秋寖高伏望速加進用儒林郎新池州銅陵縣丞趙師津恐貧好學厲操勤廉舊名師囦嘗在江東與應孟明同爲縣丞一路稱此二人而師津至今沈滯選調窮而益堅不改其操國家教養之久宗室賢才日衆臣敢以

此二人仰備選擇

除權吏部尚書舉謝天錫自代狀

右臣伏見從事郎廣南西路經略司幹辦公事謝天錫經明行修推重鄉曲一入太學衆譽翕然省試為上三名廉退謹飭至今尚以選調遠宦人皆有遺才之歎臣今舉以自代

除顯謨閣直學士舉馮端方自代狀

右臣伏覩迪功郎前隆興府奉新縣主簿馮端方學問

淹該詞章典麗自其少時已爲故户部尚書孫覿所稱
晩需世賞筆力愈高雖名士交稱而尚沈選調矧又稟
資謙靜吏事不苟臣實不如舉以自代

舉馮端方江疇樓昉狀

准尚書吏部牒奉聖旨令侍從給舍臺諫各許薦舉所
知謂如某人學識可任清要某人材術可任劇繁某人
剛正某人疏通下至將士智謀勇畧或有所長亦各以
名來上者右臣伏覩承直郎前楚州團練判官馮端方

性行淳茂文詞瑰偉直可以掌誥代言久沈下僚衆論
所惜其人已老欲望蚤賜擢用如淳熙間韓元吉劉孝
韙之比從事郎江疇學問精博議論閎放居爲人師頃
爲徽州司户參軍不惟吏事公勤門有諸生授業甚衆
可備學官之選從事郎監行在點檢贍軍激賞酒庫所
糴場門樓昉少負俊聲記問該洽居有鄉曲之譽文有
制誥之體宜居館閣養才之地使之涵養成就端方昉
二人與臣皆同鄉曲昉姓氏偶同却非宗黨如蒙朝廷

擢用後不如所舉臣甘坐繆舉之罰

除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舉張處自代狀

右臣伏覩從政郎新兩浙東路安撫司幹辦公事張處操履至純表裏如一學問詞采俱有過人舉以代臣實允公議

舉俞應符李兼鄭肇之充監司狀

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攷察見任待闕監司公共薦舉者臣等仰惟國家多事急于求才而監司所繫尤重臣

節即當恭承明詔竊謂進退人才者朝廷之權分別是否者臺諫之職臣等雖在論思獻納之列不應預聞攷察之事若公共薦舉所不敢辭但以人旣難知知亦不能皆合如列銜其舉復恐所見不齊旣不敢有私資淺之人又不敢太拘資格並是公共商搉不敢有私親黨合謹同狀各隨所知開具職位姓名及其所長聞奏謹列具如後

一臣某舉承議郎行司農寺丞俞應符蚤繼世科嘗

辦劇邑疏通而有守精敏而善謀朝請郎權知臺州
軍州事李兼清白承家公廉鎮物已著維藩之績宜
爲攬轡之行朝請郎權發遣全州軍州事鄭肇之才
猷挺特論議公平使居部刺史之職必有古肅使之
功右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薦沈端叔王度劉子同從官

某等竊惟國家自更化以來求賢最急得人亦多其大
者固已收召進用其小者亦嘗揀拔器使然以某等耳

目所接猶有遺焉伏見承直郎前監行在左藏西庫沈端叔文學老成操行無玷自爲諸生由舍選釋褐成均多士咸所推重分教章貢振作士氣人知嚮方其時權臣擅國方斥逐上封言事之人而端叔奉檄校試廬陵乃以封事謗木之遺命題又發策言言路之通塞繫乎人材之消長議論鯁切不徇時好及在左帑委蛇筦庫錙銖必謹抱負所長不事表暴至今猶困選階端叔處之泊如也從事郎前安慶府府學教授王度性資粹和

詞采藻麗馳聲上庠之久遂由舍選登科屢更憂患幾
二十年僅有三攷學殖愈進文氣不衰爲安慶府教授
江淮士子不遠千里而至居鄉又以孝行有聞某等深
攷其人俱知其事苟不以上聞當任蔽賢之責欲望朝
廷擢用寘之館學實稱其選

舉閤一德綦奎趙積謙充邊郡狀

准尚書吏部牒奉聖旨令侍從兩省臺諫各薦舉邊郡
太守三二人姓名來上者右臣伏覩朝散郎監登聞鼓

院閤一德出自世家屢更繁劇纂輯經史著古今政事錄以為規鑒頃知建昌軍諸司交薦得知泰州以憂不赴今任列院物譽甚美迪直郎前知建寧府建陽縣綦奎名門之裔官業可稱建陽最號劇邑奎勤于撫字號稱治辦列剡政績未蒙擢用曾叔祖故翰林學士崈禮建炎艱難之時實掌書命著兵籌機要上之奎習熟聞見使之乘障必有可觀通直郎主管台州崇道觀趙積謙西洛故家少年嘗冠銓闈方為幕職取知當路不緣

介紹遂得改秩作邑宜興前政實權臣之黨月解拖欠至多積謙方議區畫補解而郡不容積謙謂一時奉命必致鑿空取辦慨然請祠而去人咸惜之臣今並舉充邊郡一德累經任使尤所當先

薦黃膚卿林椅劄子 同倪思

臣等叨塵從列仍侍經帷既不勝愛君之心無以効報國之志惟有獎提英俊振拔滯淹使其人有能致身于時則臣等可逭蔽賢之責今得二人焉竊見從事郎前

臨安府府學教授黄膚卿志節有稱詞章特出所著北鑑八卷專論本朝昔與契丹為鄰後為金人所辱究切事實雖祖宗盛時不曾一得志于北朝靖康以來動皆國家失計指陳事實略不忌諱刪削繁文極便觀覽自亂華編諸書以來皆不及此若陛下以備乙覽則必憤累代之世仇痛人謀之致辱臣子讀之則必廣求禦戎之策務為彊國之謀文林郎紹興府府學教授林椅淹貫經術博攷古今所著周禮綱目一書專論成周法度

官職以類相從皆撮精要周公遺制可舉而行既非泥
古以違今直可据經而從事自新莽北周名具實喪熙
寧新法專以理財遂使掊爲虛言實不可用惟椅之說
燦然可觀二人者皆負才名務爲有用之學不惟編載
有體其所著論又皆明白洞達有益于世間其書各自
繳進臣等仰惟聖學高明于經于史皆所留意而二人
所著書實可以上裨緝熙之萬一欲望聖慈特頒睿旨
降付三省看詳如其實可採録乞加擢用以示褒勸

攻媿集卷三十一